

與泰山對視

桑新華 著

泰山散文家叢書

中國文联出版社



作者近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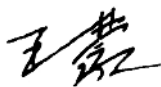
總序

九一年初夏，我去過一次泰山，泰山的寓于平和自然中的雄健偉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那次泰山之行中，也結識了當地的一些文友，他們的為人質樸誠懇，豪爽率性，十分令人愉快。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也是天人合一吧。住在泰山腳下的作家，怎能是別樣的呢？

泰山散文叢書，收集了這一批作家的文章。文章寫得多真情，少做作，見心性，非陳腔。想到散文創作中曾有過的裝腔做勢與搔首弄姿，就益發覺得出這么一本書是值得祝賀的事。

祝這六位文友的寫作青春與泰山同在！



1997 9

序

劉紹棠

我還記得，50年代，元帥詩人陳毅在杭州，亦莊亦諧說過：唐朝大詩人白居易當過杭州地方長官，修築了白堤，宋朝大詩人蘇東坡也當過杭州地方長官，修築了蘇堤。所以，共產黨的杭州市長，也應該會寫詩，寫得好詩。陳毅同志這些話雖似“笑談”，卻頗令人深長思之。

我從少年時代就接觸政界人士，幾十年前的老同學和老相識，目前不少人在政界身居高位。他們之中凡是對文學甚感興趣的人，都很有想象力和人情味，懂得尊重人和關心人，官架子較小，喜歡親自動筆寫講話稿或工作報告，下崗后也比較超脫瀟灑。

青年女作家桑新華，學文出身。干部實行革命化、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選拔她當上“地方官”，后來又做宣傳工作。拳不離手，曲不離口，忙里得閑她仍不能忘情于詩文，常有佳作見于報刊。日積月累，集腋成裘，遂成此書。

宋代大詞人李清照，乃山東才女。人比黃花，淒淒慘慘；生為人杰，死亦鬼雄。陰柔剛烈，融于一體。桑新華的文字，或多或少，時隱時現，有前人風韻。

女性散文，文筆優美，含蓄婉約，描寫細膩，令人感動。但是，目前女性散文也出現一股濁流，那就是心胸狹隘，扶私報復，撒潑放刁，甩閑話罵人。或故關閩閩，暴露無遺，以

媚世俗，自污人品，而降文格。桑新華文風格正調高，勸人學好，引人向上，非常可貴。

文學陷入低谷，詩歌更是窮途末路，究其原因，完全是由于脫離國情，違背民心。“五四”新文化，將外文詩作譯成漢文，變成長短不齊又不押韻的分行散文，便譽之為新詩，誤會至今仍不夢醒。其實，外國詩歌，也是很講究格式和韻腳的。中國新詩的出路在哪里？魯迅先生和毛澤東同志都有論述，一是要押韻，二是要學習民歌和古典詩詞。詩歌應讓讀者看得懂，記得住，能夠背誦才好。桑新華的詩，不故作高深，不矯揉造作，詩句出自肺腑，立意真誠“二為”，更具感人力量。詩與散文，二者兼營，詩中有文，文中有詩，互相滲透，兩全其美。

雖然文學創作目前很不景氣，但是，只要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的正路，必定出作品，出人才，繁榮昌盛。祝願桑新華同志，百尺竿頭，更進十丈！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一日

書房 心靈的家園

(代自序)

書房，對於深信“詩書傳家遠”的中國人來說，古往今來都是一種執著的情結，在日益現代化的家庭里，它漸漸成爲一道不可缺少的風景。舊社會，“書中自有黃金屋”，“學而優則仕”，書房自然是仕途的搖籃；社會進步了，讀書越來越成爲文明人的必需；當今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大凡不甘心來世間白走一回，雄心勃勃地要創一創天下干一番事業的人，哪個會輕易撒手書房？書房正宗的用途是讀書作學問，如今各色人等擁進書房，讀什麼書？怎麼讀？要做什么？那只能因人因志而宜了。

我大概是個前生前世因文盲而吃過虧受過挫的冤魂，與生俱來有一種對讀書的饑渴感。六十年代初，農村孩子滿八歲才允許報名入學，那年我不足六歲，背着家人去報名，學校不收，軟纏硬磨跟了老師半個月，入學后又跳了一級，四年讀完了小學六年的課程，考入當時的縣重點中學。而與書房結下了不解之緣，倒是在我窮困至極忙亂至極的時候。

整個中學時期趕上了特殊的“十年”，不能靜心讀書，也沒有什麼書可讀。精神食糧極度貧乏的同時，天災人禍，家里維持生命的基本物質也到了一窮如洗的地步。多病的父母爲了使我讀完高中，只好變賣掉祖傳的房屋。西屋整個的賣給鄰居，南屋沒人要，拆了檁梁賣，供到我高中畢業，出路只有一條：戰山河。

到了七七年，突來一道恢復高考制度的文詔，我和許多愛讀書的學子一樣，懷着久盼的興奮和荒疏學業的不安心情，揮一揮渾身的塵土，將信將疑地走回書房。那是什麼樣的書房呀：把唯一留下的北屋西頭那間竈房騰出來，用舊報紙糊住熏黑的牆壁，開一方洞為窗，在狹小黑暗的空間安一張吱呀作響的小床，依床壘高磚頭支一塊舊木板，放一凳子，桌凳算是齊備了。書櫥呢，是我揀來拆房遺留的木板，釘起來，緊貼牆根站穩了，把自己暗暗收存的書，從老三屆同學手中借來的課本，還有新出的復習資料排上去，還倒是一個給屋子增輝，給我以希望的書架。挨過餓的人最知道獲取糧食的寶貴，況且還去應試。一桌一凳一架足矣，一定要在僅剩的兩個月里復習完初高中六年的功課，做完六大本復習提綱的練習，於是那盞泛着黃光的小燈撥亮了就再沒有熄滅過。睏了和衣倒下睡一會兒，醒來接着學，一日三餐都是母親送到桌前。家里一只老得不能再老的母鷄，三五天才下一個蛋，這是我唯一的營養品。每當母親挪動着瘦弱的身軀，把荷包蛋面條捧到桌前，我鼻子總是酸的，眼眶總是濕的，只有埋下頭去，不停地寫，不停地算。兩個月的拼搏換來了一紙大學錄取通知書，也換來了父母滿面的笑容。在我打點行裝的時候，老人家卻忙着把書從搖搖晃晃的書架上取下來捆扎，嘴里不停地念叨：“留着，等你回來再看。”

跨出家門，再也沒能回到故鄉。出校門走向社會，生活條件漸漸好起來，住瓦房，進樓房，不管住什麼房子，房子是窄是寬是小是大，我總是留出一間作書房，每次出差總忘不了還幾本書買回來，日積月累，竟有了可觀的幾大櫥子書籍。時光流轉，年齡增長，承擔的社會責任越來越重，有勞

累，有艱辛，有煩悶。每當忙極煩極的時候，我總是不由自主地踱入書房，感受感受清清靜靜的氛圍；看一看各種藏書，提醒自己不要忘記世界是多麼的大；或者鋪開紙張，隨意所欲地寫點什麼，借助筆墨來一次自己對自己的談心，從中獲取一種心靈深處的輕鬆。

夜幕降臨後的時光大多屬我。此刻里，我可以坦然地在書桌前坐下，打開燈，將窗簾緩緩地拉上，以把白日里紛紛爭爭喧鬧異常的世界擋在窗外，給身心營造一片暫且隔離塵俗凡間的無邊寧靜。清澈的燈光使斗室明亮如水，一杯清茶熱氣裹挾着香氣裊裊升騰，一盆玲瓏卻繁茂的花，或迎春或茉莉或秋菊或水仙（不同的季節更換不同的花，養心的書齋里花是萬不能缺的）盛開着，芬芳瀰漫開來，清清淡淡，悠悠長長，和着茶香書香，縷縷盈袖，絲絲入懷，熏陶得我體如拋錨的船舶，穩穩地落入坐椅里，靜靜地小憩。心靈負荷釋放了，思緒源源升起來。目光掃視過如列隊軍兵般的藏書，在今日渴望的那本上打住、抽下、攤開，再置一紙一筆，這就是我今夜視域中的所有。斗室如此的狹小，書海如此的廣袤；物質世界如此的有限，思想的曠野又是如此的無垠；默默品味此時此地的純靜、深邃、悠遠，暗自慶幸自己節衣縮食、精心構造這方小天地的高明，從察覺到的從未有過的富足感中，分離掉往常在競技場上每每失手的煩悶，於是，思索起大千世界有和無、窮和富、成與毀之間進行着怎樣的變幻。

窗外，夜色濃重了，相鄰的窗上燈火漸次熄滅了，花也睡去了。獨我擁書靜坐，專注地去審視人間走過的軌迹，回想世上斑駁陸離的表象，探尋兩者之間的區別、聯系及其莫

測的本性，思考着“人之為人”這個簡單到婦孺皆知、深刻到偉人巨子一生一世都參悟不透的問題。看世人，更重內省自己。竭盡心智地從紛繁表象的粗礪礦石中提煉出內核的精華，從司空見慣的競爭斗不過鑽營、坦蕩擋不住傾軋中，從追逐物質豐富時不小心使精神失落道德沉淪中，從同一曲折坎坷的人生路、千萬人踩出千萬種不同的腳印中，找出那份不泯的正義、真誠、樂觀、自強不息的奮發，敘寫成文，獻諸於眾，來回報我的親朋好友，來回報并沒虧待我的生活。沒想到，當我把無意中寫下的日記式的小文，拿給某一位享有盛名的文學大師指教時，他竟以滿懷希冀獎掖後進的心境，寫下了“教人學好，引人向上”的評語。只字千斤。道出了做人為文所負責任的重大，也為我樹起一個行進的路標，更是為我人生之路刻下了一座銘碑：己不正何以教他，我不奮進何以引人。

讀着，寫着，晨曦微，萬籟俱寂，茶已殘涼，筆已枯干。站起來踱到窗前，拉開簾子朝外眺望，撲面而來的是整整一座燈火閃爍沉靜不語的泰山。泰山也不睡，她在注視着我，她在陪伴着我，她是在認同我那種不自量力地宗教般痴迷于文字的辛勤，以及無論何時何地都難以掩飾的、深入骨髓的、良知難泯、赤誠耿直的文人習性。只有此時此刻，在對泰山虔誠敬畏之上，感覺到精神上的某些溝通。輕輕撫摸着這疊厚厚的文稿，獲得了一種不能愧對，沒有愧對的興奮和激動。

目光與極頂的燈光在交流，思潮漫無邊際的去飄飛，飄來飛去，停駐在當年一桌一凳一架的屋子上。這座老宅里最后的書屋，早因久無人住長年失修坍塌了，父母捆扎的書籍

早已化作泥土，僅剩下參差嶙峋的殘牆斷壁，鬆軟處長出了野草，時不時有無家可歸的狗或一時迷途的羊暫且栖身。往日里每想到這些總是愴然淚下，今夜里想來倒有一份感激，房屋破舊了總歸要倒塌，那一桌一凳一架永遠的留駐心中，它才是我生命揚帆的起點，生活動力的源泉，眼下這間并非豪華卻也清幽豐盈的書房，卻不是我行程的終點，它只是生活賜予我填充生命空白點的心靈栖地、精神家園。

從兒時起，我就勾畫心中理想的書房，它應該是：室內清雅充實，窗外要有一座常綠的山，好停靠容易壓駝的背；窗下最好有一條清澈的河，以洗滌被塵埃包裹的魂；不管怎樣，一桌一凳一架是不能少的。

如今，安坐書房，正對泰山，讀我想讀，思我所思，寫我要寫，足以無懼無悔，無愧今生。

目 录

| | |
|-----------------|-----|
| 總序 | 王蒙 |
| 序 | 劉紹棠 |
| 書房 心靈的家園 | 自序 |
| 歲月鑲痕 | |
| 走過大雨 | 1 |
| 花木無語 | 6 |
| 渴望千年 | 9 |
| 眼睛 永遠望着明天 | 14 |
| 時光變奏曲; | 20 |
| 晨韻 | 20 |
| 午潮 | 25 |
| 夜魂 | 30 |
| 陳酒苦澀 | 35 |
| 最后那座墳塋 | 40 |
| 風景人生 | |
| 山小石頭大 | 45 |
| 丹桂飄香 | 49 |
| 風景人生 | 53 |
| 雪 悄然飄落 | 59 |
| 冬韻 | 64 |

| | |
|----------------|-----|
| 獨上極頂 | 64 |
| 總是吉祥 | 67 |
| 靜觀焰火 | 70 |
| 又是花飛桃綠時 | 71 |
| 在海瑞墓前 | 77 |
| 有無皆為美 | 82 |
| 仁山樂水 | |
| 與泰山對視 | 85 |
| 擁有泰山 | 89 |
| 美在桃花源 | 95 |
| 高山仰止 | 99 |
| 走近夕陽晚霞 | 103 |
| 檢石頭去 | 106 |
| 疑是銀河落九天 | 109 |
| 姍姍來遲總是春 | 114 |
| 臨岱觀樹 | 119 |
| 文思逐新飛凌雲 | 122 |
| 遐思縷縷 | |
| 海邊 留下一首歌 | 125 |
| 拾貝 | 125 |
| 沐雨 | 126 |
| 聽濤 | 127 |
| 看海鷗 | 128 |
| 靜夜吟 | 130 |
| 寒霜即將逝去 | 134 |
| 一蓑烟雨 | 138 |

| | |
|------------------|-----|
| 月下老井····· | 138 |
| 河水流去····· | 139 |
| 秋夜聽雨····· | 140 |
| 杜鵑聲聲····· | 142 |
| 露珠集····· | 145 |
| 浪花集····· | 147 |
| 理智····· | 147 |
| 渴望····· | 147 |
| 等待····· | 147 |
| 放棄····· | 148 |
| 潔····· | 149 |
| 海外風情 | |
| 南國風 輕輕地吹····· | 151 |
| 泰安郡 蘭花盛開的地方····· | 159 |
| 訪日手記····· | 165 |
| 橋····· | 165 |
| 緣····· | 167 |
| 走進橋本人家····· | 168 |
| 高速路 高野山····· | 169 |
| 她們終於向我走來····· | 172 |
| 清風古韻濟州島····· | 175 |
| 放歌天地間 | |
| 海南印象····· | 181 |
| 序····· | 181 |
| 魅力····· | 181 |
| 熱風····· | 182 |

| | |
|----------------|-----|
| 成熟..... | 185 |
| 寧靜 | |
| ——天涯海角..... | 186 |
| 追 | |
| ——鹿回頭..... | 188 |
| 海潮..... | 189 |
| 觀風箏放飛..... | 191 |
| 水仙花..... | 192 |
| 愛..... | 194 |
| 尋夢..... | 195 |
| 泰山吟..... | 197 |
| 虞美人 極頂無字碑..... | 198 |
| 念奴嬌 賀泰山詩詞學會成立 | |
| | 199 |
| 曹縣新姿..... | 200 |
| 隆冬細雨..... | 201 |
| 雪夜客居..... | 202 |
| 泛舟三峽伴友人..... | 203 |
| 讀史..... | 204 |
| 蝶戀花 蠡園懷古..... | 205 |
| 卜算子 赤子歸來..... | 206 |
| 踏雨歸去 | |
| 對松山遇雨..... | 207 |
| 夢 總是圓的..... | 209 |
| 生日..... | 210 |
| 恨..... | 212 |

| | |
|---------------|-----|
| 同行····· | 213 |
| 信····· | 214 |
| 踏雨東山行····· | 215 |
| 都是你····· | 216 |
| 聽到了嗎····· | 217 |
| 雨后 小船上····· | 218 |
| 雨夜 海上靜悄悄····· | 220 |
| 消失在大雨中····· | 222 |
| 別離····· | 224 |

后記

| | |
|----------------|-----|
| 心與山的對話(跋)····· | 馮慧君 |
|----------------|-----|

走過大雨

好大的雨！

今年雨水特別多，從春到夏，從夏到秋，天像破了底再也補不好的鍋，下下停停，停停下下，大一場小一場的沒完沒了。

值此家父去世 10 周年，攜小女返故里掃墓。早晨走的時候，毛毛細雨，一路相隨，經過一個艷陽的中午，這不，剛壓着返城的邊沿，老天一下子變了臉，濃雲堆積，天地昏黃，豆大的雨點撒過幾個，接着便是漫天而來，傾盆而下，敲打着車窗“噼叭”作響，雨水順車身“刷刷”涌下，裹着狂風，合着車輪，擊起滿地流水噴泉般地四處飛濺。

我坐在冒雨蠕動的車子里，呼吸着縫隙里透進來的絲絲腥濕的氣息，凝望窗外，磅礴的風雨，盡情潑灑着大自然的浩氣。天蒼蒼茫茫，地蒼蒼茫茫，樹木稼禾，高樓低房，都只是一個模糊的輪廓。不遠處的泰山，剩下一個暗暗的剪影，叫人直覺得，連它埋藏久深的那部人人皆知而又人人永難知盡的神聖莊嚴的史書，和着一代代封建帝王在輝煌外表和潛在危機的矛盾中苦苦掙扎的史實傳說，被這風雨冲刷殆盡。眼前混沌一團，萬物一面的情形，是否就是人類起初的景象呢。

人一來到世上，總要經歷無數的風雨，總免不了留下這樣那樣的創傷。經受得風雨多了，倒想着在心里築造層層防護的帷帳，把孱弱的心包裹起來，竭力不去觸及，日子久了，自己竟覺得從沒有過什麼創傷。今天，這肆虐的大雨，逼人的大雨，一點一滴，不可遏制地敲擊我的靈魂，打濕印在心頭，剛剛走過的那屋那山那路，久埋心底的傷痕，豁然撕裂，熱血迸發奔涌。

二十八年前的初秋，一向樂觀的父親終於被政治責難，家庭不幸壓得無法承受，深夜冒雨走出家門。那年，我十二歲。不知道究竟要發生什麼，惶恐萬分，迎着瓢潑大雨追出去。電閃雷鳴，雨聲、風聲，吹打得到處怪響，水順着全身往下淌，這些我全不覺得，只盯着前面隱隱約約的背影，深一脚淺一脚，艱難跋涉，一路悄悄跟隨，直至他來到自己看護的桃行下，呆了好一會子，蹣進了圈邊那間低矮的小屋。就在他劃着火柴的剎那間，發現了立在門口的我。父親愣了，一把拉過我，粗糙的大手捧起我的臉。我分明地感覺到，他的手在劇烈地顫抖，臉在劇烈地抽搐。我牢牢抓住他的雙臂。靜默了好久好久，父親才說：“傻孩子。我只是想清靜清靜。”又說：“你也是打小剛強，往後還得學着向命運讓讓步……”

這，這可不是我以前的父親要說的話。還是我上二年級的時候，下了雨，學校到家的路是一條長長的大溝，一會兒就積滿深深的水。不少家長送來雨具，我想，我是父親疼愛的全村出名的獨女，家長一定會來的。等啊，盼啊，目光在掃視過每一位前來的家長之後失去光彩，放學的鐘聲敲碎了滿心的期待，看着同學披戴起形形色色的破舊的雨具，雀躍上路，我好羨慕，好委屈喲，憋足了氣，冒雨一溜小跑回到